



邱 少 頤

民國六十二年生

研究所

就讀／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研究所

作品／〈女子與鏡子〉、〈公園一角〉…等

我在這個作品之中，試圖呈現作者和作品之間的互動關係。劇中的作者不再只是在作品中「反映」自己的某種體驗，單純的線性因果已經不再存在，換來的是一個難分始末的循環。作者固然將自己表現在作品之中，作品也同時影響了作者自己的本身，作者和現實對話，也同時和自己創作的世界對話，作者將對現實的體認轉換為戲劇世界的樣式，戲劇世界也對作者提出不同的觀點，使作者重新地切入現實的環境。這樣的互動是循環的、互為因果的，可是在這樣的因果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因」，它決定了它之下因果的必然，這個最大的「因」，就是作者最真的自己，他在各樣的體驗之中，學習別的，卻忽視了自己。本劇藉著他和自己的戲劇，呈現出他認識自己的歷程。

劇情大綱

古仰哲是一個「推後劇場」的編劇，雖然他有深厚的推理涵養，卻由於太過艱深，而不被觀眾青睞，電視臺經理兼好友張從得以及妻子陳虹諭是他的精神支柱，諷刺的是，有推理大師稱號的他，居然一直看不出那一對妻友其實背著他暗通款曲；為了讓觀眾喜愛，他漸漸的背棄自己的原則，在作品的改變之中，他的性情也漸漸的變了，他離原先的自己越來越遠了，一天，他的妻子生產了，卻發現兒子不是他的，而張從得也毫不為意的承認是他的傑作，一時間他意識到了現實和創作的距離，回顧自己的作品，他才發現，其實他早就知道了，只是沒有勇氣去揭露，他想去找被他遺棄的自己，劇中人出來和他對話，讓他知道回到純粹的創作中心，就可再次擁抱到最誠懇的自己。該不會是黃英雄寫的吧！

這個劇本的結構和對話都相當成熟，雖然明顯帶有某種特定的寫作模式，但是運用這一模式表現這樣的人物和主題，不失為一部佳作。

第一場

張從得：放輕鬆，我們都已經是十多年的老...

古仰哲：(插嘴)我上次打電話到你家，你不在，你太太接的，她跟我講了一些事情，從得，我們認識了這麼多年了，你老實的告訴我，是不是我拖累你了。

張從得：慧文也實在太多嘴了。

古仰哲：你千萬不要怪她，其實也是我覺得她好像有心事，不斷的問才問出來的。學長，那件事，是不是真的。

張從得：我今天來這裡，本來也是打算要跟你談這個問題，只是沒想到椅子還沒坐熟就要切入正題了。

古仰哲：所以我們的收視率真的很慘囉。

張從得：也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差啦，你的劇本真的不錯，我們有固定的收視觀眾，不過收視率降低卻也是事實，我們一開始在想，會不會是演員不夠大牌，你也知道，今年六月起我們全面換角，但是收視率也只是持平兩個月，然後又開始下跌，這時候我們又想了，是不是警匪題材的單元劇已經沒有吸引力了，可是碰巧，另一個電視臺也推出了同類型的節目…收視率比我們還高。

古仰哲：我看過那個節目，好像叫做「暴力戰警」，是不是，應該沒記錯！

張從得：你覺得怎麼樣？

古仰哲：什麼怎麼樣？

張從得：從你的立場啊，編劇啊？

古仰哲：他們哪需要編劇啊？每一集都是某個犯罪集團危害臺北市，先是在某個企業或公共場所殺一堆人，擄走妖豔的女主角，然後和警車做追逐戰，當然了，警車永遠追不上歹徒，只會相撞、翻車、或掉到海裡面…在警方束手無策的情況之下…

張從得：「暴力戰警」出現了。

古仰哲：我看的那一集他連續殺了三十五個歹徒。從頭到尾沒有換過彈

夾，我不知道我們的警用手槍可以裝那麼多發子彈。

張從得：(苦笑搖頭)你知道我在笑什麼嗎？

古仰哲：用不完的子彈？

張從得：不是，這個在「英雄本色」的時候就笑過了。

古仰哲：那是什麼？

張從得：你猜，推理大師！

古仰哲：(鄭重其事的)名製作人張從得經理，求您開釋好嗎？

張從得：你聽了不要生氣，因為這就是關鍵所在。

古仰哲：(喝一口咖啡)解開謎底吧。

張從得：那一集他殺了三十五個歹徒，收視率也剛好三十五百分點。

古仰哲：原來是這樣計算的啊！那我下次寫個「南京大屠殺」，大家不就賺翻了嗎？

張從得：我就知道你會這樣說，不過人家既然成績好，總有我們學習的地方。

古仰哲：拜託，你想想看，那位暴力戰警殺完匪徒之後，摟著那位用含情脈脈的眼光看他的美女，舉著槍說：(站起來)正義得以伸張、法網終究不漏！(回頭看張從得)好像正義、法律是得用暴力換來的，你不覺得好笑嗎？

張從得：我知道你會不服氣，所以我有帶一些數據來，這是我們用電話訪問的方式調查來的，(拿出一些紙，唸)這裡歸納了成有我們調查到的固定觀眾資料，你看，其中決大部分是大學生、研究生、教授、老師…高中生佔少部份…你自己看。

古仰哲：(看一看)所以呢？

張從得：你的作品照顧到的階段太狹窄了。

古仰哲：當初你找我的時候，是說要做「推理劇場」。

張從得：這也是我的理想，想想看我們大學時代在推理研究社的時光，那種對自己智商的挑戰，那時候看了好多書，福爾摩斯、白羅、愛勒里·坤恩、杜邦、金田一耕助…等等，當然，你寫的推理小說也是很精彩，每個月都有好多同事在等著看古仰哲的作品，你是有才華的，所以我一當上節目部經理就找你過來做節目啊，只是現在情況上比較有困難，仰哲，現代人精神太緊張了，壓力太大，他們比較不愛用腦。

古仰哲：我想說說自己的看法。

張從得：當然當然。

古仰哲：(想一想)就像是喝咖啡一樣，我喜歡什麼都不加的咖啡，我認為這才是原味，最直接的香醇…有些人的咖啡就加了一大堆的奶精或者是砂糖，將咖啡弄的面目全非，喝完之後還直說自己喜歡喝咖啡，其實追究起來，他喜歡的是加了糖的牛奶，這就是我的看法。

張從得：你的說法我完全同意，只是你不覺得這樣的二分法有點極端嗎？你看我，我加一塊方糖、一匙的奶精(加進咖啡，攪拌)，你聞聞會，不但味道沒有失去，反而更將咖啡的香味引出來。

古仰哲：(厭煩)我懂你的意思了，可是…

張從得：你的人物邱警官雖然推理很強，可是人太溫和了，沒有一種英雄的形象，就像是沒有放黑胡椒的牛排一樣，肉質鮮美卻口味單調，仰哲，我只是希望你學習對方的長處，並沒有要你變得

跟他們一樣。

古仰哲：(搔頭)我要好好的想一想。

張從得：這也是難為你了，你的個性本來就比較溫和。

古仰哲：小說和劇本的寫法是大大不一樣，或許我還沒抓到要領吧。

張從得：不同形式的寫作有不同的魅力，你再拿捏看看吧。

陳虹諭：(提著茶籃進門)我回來了，(看到張從得)你來了，一起吃飯吧，
仰哲，把茶放到微波爐弄熱。

張從得：這怎麼好意思呢？

古仰哲：(輕聲)她說什麼你最好照辦。(對陳虹諭)我先跟兒子打聲招呼。
(將頭靠在陳虹諭的肚子上)乖兒子，爸爸疼你。

陳虹諭：(嚴厲)在客人面前，莊重點。

古仰哲：(沮喪)好吧！我先到廚房去了，(對張從得)你先坐一下，馬上
開飯。(下)

陳虹諭：(和張從得互相凝視，輕輕坐下)再兩個月後，就要生了。

張從得：(將咖啡喝完)先不要想這些問題。

陳虹諭：(溫柔的)那就不想，不過到了那時候，你可要有主意喔。

張從得：你以為我現在在做什麼，我已經用盡心力要把他扶起來耶。

陳虹諭：扶得起來嗎？

張從得：他的故事其實很精彩，只是現在的觀眾不對味而已，我剛剛就
是在跟他談這件事。

陳虹諭：他聽的下去嗎？

張從得：好像有一點敷衍。

陳虹諭：我跟他說說看好了，全世界他只聽我的話。

張從得：不不不！讓他自己去思考，自己走出來比較好；對了，你對他的態度怎麼還是這麼…凶暴？

陳虹諭：我也沒辦法，一看到他就總覺得應該要這麼對他，他也好像很喜歡這樣。

張從得：他也只有在創作上才知道堅持。

陳虹諭：他不是一個會下決定的人，所以決定都得由我來下。

張從得：(靈光一閃)虹諭！不妨對他好一點吧！我想觀察看看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或許，會對我們兩人的未來比較好。

陳虹諭：我們兩人！

張從得：我和慧文之間也走不下去了。

陳虹諭：(靠在張從得的身上)我好高興…可是，為什麼要對我仰哲好一點，贏得他未來的原諒嗎？

張從得：不！這樣的事情誰都不會原諒的，只不過要他失去和你在一起的動力，我總覺得他太倚賴你了，因為在性格上他做不了主，如果你不為他作主，反而要他來為你作主，雙重壓力之下，說不定他就會逃走，到時候，我們就沒有任何理虧了，想想看，太太對丈夫溫柔，丈夫還要離開太太，任誰都不會原諒他的。

陳虹諭：從得，我不想把事情做絕，這樣他好可憐，我想跟你在一起，但也希望仰哲也能過的好，所以我才求你幫他，這樣做，他還能活嗎？怎麼說，他還是很愛我的。

張從得：知道了，我會盡量的，不過，最大的關鍵，還是他自己。

陳虹諭：我對他有一種責任感的，這一點你要了解。

張從得：(威嚴的)但是還是要對他好一點。(盯著虹諭，虹諭低頭)

陳虹諭：現在開始嗎？

張從得：先不要，要漸進式的比較好，對他來說，也算作是一場訓練。

陳虹諭：好！（推開張從得）他來了。

古仰哲：（上）開飯了！你們好像聊得很愉快喔！

陳虹諭：（和張從得心虛了一下）還不快去準備碗筷。

古仰哲：對，差點忘了，今天實在是太高興了，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和最愛的女人能同時和我在一起，還有我的兒子。

陳虹諭：快去吧！

古仰哲：一起來吧。

張從得：（故作驚訝）遭了，我忘了公司今晚還有事。

古仰哲：有這麼趕嗎？

張從得：我真的得走了，已經遲到了。

古仰哲：那這次的劇本…

張從得：很精彩，醫生下毒案，聽起來有賣點。

古仰哲：關於風格改變的問題。

張從得：再觀察看看…那…不打攪你們夫妻兩吃飯了（看著虹諭）要多多珍惜。

古仰哲：謝謝你，我知道，有空再…

陳虹諭：（插嘴）張先生要趕時間，別拖住人家，張先生，再見了。

張從得：再見了。（下）

古仰哲：張先生真是一個好人。老婆，吃飯了，吃的飽，兒子才會壯。

陳虹諭：我不餓，你自己一個人吃吧。（下）

古仰哲：虹諭，你怎麼了，是不是我做什麼惹你生氣。（跟著下）

(燈暗)

第二場

(這一場是古仰哲的劇中世界，場景和古仰哲的家完全一樣，主角邱警官是便服警官，身穿西裝、領帶、金絲眼鏡，一開始，孫醫生就坐在沙發上看報紙，電鈴聲響)

孫醫師：(起身去開門)是誰呀！這麼晚了。(開門，見到邱警官)你是…

邱警官：很抱歉這麼晚來打攪你，我是刑事組警官，我姓邱，請問你是孫醫師嗎？

孫醫師：我是！

邱警官：太好了，你們這裡實在是很不好找，我剛剛還跑錯了兩家呢，是這樣子的，有些事情想要請教你…我能進來嗎？

孫醫師：請進，請問有什麼事嗎？

邱警官：(坐下)這裡有一張照片，想請你看一看。(遞一張照片給孫醫師)你認識他嗎？

孫醫師：(看一眼)我不認識他。

邱警官：不會吧，請您務必要看仔細一點，拜託。

孫醫師：我真的不認識他。

邱警官：這不可能啊？你再想想看啊！

孫醫師：(再看)我真的沒有印象，很抱歉。

邱警官：可是孫醫師，他可是你的病人耶。

孫醫師：邱警官，我當醫生已經這麼多年了，病人有那麼多，我怎麼可

能都記的住，我相信你也一定無法記清楚所有你抓過的人吧。

邱警官：可是他可是你最近的病人耶，不太可能一點印象都沒有吧。

孫醫師：人老了，記憶力總是比較不好，你怎麼知道他是我最近的病人呢？

邱警官：那是因為在他的身上有一個放藥的袋子，因為裡面還有好幾包藥，袋子看起來也還蠻新的，所以我想是這兩三天他去看醫生，醫生所為他開的藥，我之所以找到你是因為藥包上印著你的診所的名字，所以我才來找你，其實我今天下午已經去過你們診所了，你不在，所以才這麼晚來打擾。

孫醫師：(愣了一下)照片讓我再看一下，(看照片)你這一提我才想起來，是了，他前天有來看過診。

邱警官：所以你認識他是吧。

孫醫師：我是知道他啦，可是這又怎麼樣呢？總不能每死一個人都去調查是不是醫生的過失吧。

邱警官：孫醫師，我有說過他死了嗎？

孫醫師：因為你拿他的照片來問我，所以我想他是不是出了什麼意外？

邱警官：孫醫師，您真是與眾不同，當我還是小警員的時候，每當我在別人面前拿著照片問別人認不認識時，別人第一個念頭都會想，這是不是哪一個嫌疑犯的照片，甚至有些女生還害怕的不敢看呢！您怎麼會認為他死亡了呢？

孫醫師：(鎮定)其實這很簡單，因為他身上的藥袋，如果他是在逃嫌疑犯，你們又怎麼知道在他的口袋中有藥袋呢？更不會因此找到我家，除非他在你們掌握之中，如果他是嫌犯，你大可明天在

找我，不需要這麼急，會這麼急，而他又同時在你們的掌握中，
答案很簡單，那就是他已經是一具屍體了。

邱警官：我真是越來越佩服你了，孫醫師，就照你所說的一樣，他開的
巴士在北宜公路出了車禍，造成許多乘客傷亡，他也已經死了，
因為你是他的醫生，我想來請教一下他這幾天的身體狀況。

孫醫師：他這幾天的身體狀況啊，我得想一想，好像是……

邱警官：孫醫師，他死了耶！

孫醫師：車禍，不是嗎？有問題嗎？

邱警官：我只是覺得，你的反應似乎太理所當然了。

孫醫師：你認為我該怎麼樣呢？他雖然是我的病人，可是我們也只是見
過一面而已。

邱警官：你們以前不認識嗎？

孫醫師：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邱警官：我今天去過你的診所，和你的護士聊了一下，她們都很可愛，
有一個還跟我是同鄉，長的很像鍾楚紅，跟我最談的來。

孫醫師：她已經結婚了。

邱警官：她告訴我了，真是令人失望…言歸正傳，他們告訴我，你對死
者是特別的親切，就像是一個長者對自己的孩子那樣，可是你
知道他死了之後，卻一點反應都沒有。

孫醫師：我對他好是因為他跟我的死去的兒子很像，這是我的移情作
用，不過這樣的移情作用也只有在面對面那一刻才發生，我像
是對自己的兒子那樣關心他。

邱警官：關心到開給他的藥由你自己親手去包，而不交給護士去做。

孫醫師：警官先生，聽你的口氣好像是懷疑我。

邱警官：我給你有這樣子的感覺嗎？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孫醫師：你是不能了解一個失去兒子的父親，那種想付出父愛的心情。

邱警官：你的兒子一定是一個很優秀的青年。

孫醫師：臺大畢業的喔。

邱警官：好優秀的青年，有照片嗎？我可以看看嗎？

孫醫師：請等一下(到書桌抽屜中拿出一本很精美的相簿)請看。

邱警官：(翻閱)他真的好帥…可是…(拿出死者照片比對)我看不出他們兩位哪裡像？

孫醫師：是眉宇之間的氣質，幾乎一模一樣，這一點我是確定的。

邱警官：可是你剛剛看到這張照片時你卻不認識他。

孫醫師：這…

邱警官：(注意相簿)這是你兒子在軍中的照片嘛！(翻到底)直到後面都是軍中的照片，之後就沒有了。

孫醫師：(掩面)因為他的人生也只有到此為止了，他在軍中過世了。

邱警官：(偷偷的將一張照片從相簿中抽出來，放在口袋之中)他是這次的死者害死的吧，你也這麼認為吧。

孫醫師：你在說什麼，就算你是警官也不能胡說八道，(搶回相簿)如果沒有別的問題，我要睡覺了。

邱警官：我一直認為，犯過錯的人常會說一些無謂的謊言，孫醫師，從我今天進到你家，你就說了多少謊，要我一一的重複出來嗎？

孫醫師：你說什麼…我…聽不懂！

邱警官：(將偷出來的照片拿出來)你看這張照片，他拆穿了你所說的謊

言。

孫醫師：這一張…是…是…

邱警官：這是你去軍營中壘親的照片，照片中有你的兒子、你自己，你旁邊那位很有氣質的婦人大概就是夫人吧，可是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站在你兒子旁邊那位笑的很開心的男生，你知道他是誰嗎？(拿出死者相片)就是這一位，你看清楚。

孫醫師：(哭)是，我是認識他，那又怎麼樣，是他不應該見死不救的，只要他幫我的兒子將車門打開或把車窗打破，我兒子就不會淹死在車子裡面，三天後屍體才打撈上來…兒子死了。

邱警官：你認罪嗎？

孫醫師：不！人不是我殺的，就算我有動機，也不代表人是我殺的，你沒有證據。

邱警官：不！我有證據，先讓我告訴你你的犯案流程，在前天，死者因為生病，到你的醫院來求診，你見到他之後，突然引起了舊日的創傷，可是看到了兒子的舊日朋友，當然會有一種長輩的關愛，美麗的護士告訴我，你們聊了很久，還留他一起吃中飯，在談話過程之中，他說錯了一句話，他說，為以前你兒子的死向你道歉，他非常後悔，可憐的死者他並不知道，你當時並不知道你兒子是和他一起駕車落水的，現在突然知道了，哀傷的心情轉換成復仇的心情，是吧！

孫醫師：這算是什麼證據？

邱警官：證據就在於你親手為他調配的藥！

孫醫師：你是說藥中有毒，你可以拿去化驗，就可以證明我是清白的。

邱警官：當然要化驗，只是不會化驗你的藥。

孫醫師：你…你…

邱警官：我在警校中曾經學過謀殺犯的定義：「為被謀殺者選擇死亡地點、死亡時間和死亡方式並加以執行的人。」，可是這樣的定義在你的身上卻是必須修改了，因為你也不知道他會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死亡…你在和他的談話之中知道了他是公路局的司機，專開晚班，你想，這就是機會了，所以你親自包藥，重點就在於，有問題的藥，其實只有一包，一旦吃下去，唯一的證據也就消滅了，你之所以要親手做，除了不希望護士知道藥的成份另生枝節，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拿出藥包)，將所有的藥片都磨成藥粉，這樣子混合在一起，就完全看不出來有什麼不同了，只要他哪一天吃下去，就有可能出車禍，就和你的車子死法差不多，我已經派人到貴診所抽取所有鎮定劑的樣本，再和死者血液裡的做比對，明天就知道答案了，我的解釋，你能接受嗎？孫醫師。

孫醫師：我想我太小看警方的辦案能力了(沈默)我問你，為兒子報仇，有錯嗎？

邱警官：只有法律有權力制裁人，而且你還用別人父母兒子的性命來陪葬，你說，你沒有錯嗎？

孫醫師：我怎麼跟我太太說。

邱警官：我不知道，我跟你一起等她起床吧。

孫醫師：那還很久。

邱警官：看看照片，說說你兒子的故事吧，你是一個愛兒子的父親，我

所能為你作的，也只有這樣了。(燈暗)

第三場

(陳虹諭在沙發上織毛衣，古仰哲在桌上努力寫稿，背景正放著莫札特的鋼琴奏鳴曲唱片。)

陳虹諭：(收起毛線衣，起身)老公，已經十點了，我該去買菜了。

古仰哲：還是我去好了，你的肚子這麼大。

陳虹諭：哎呀！不礙事的，專心的把劇本寫好吧；今天想吃什麼樣的菜？我弄給你吃。

古仰哲：(想半天)我…覺得，都好耶，隨便啦！

陳虹諭：怎麼可以隨便呢，要你愛吃才可以啊，看你為這個家工作的這麼辛苦，我怎麼可以「隨便」弄幾個菜敷衍你呢！不要不好意思，想吃什麼盡管說？嗯！

古仰哲：突然要我下決定…我真的是滿腦子空白，我說出想吃的你呼不一定愛吃…

陳虹諭：不要找藉口，人家可是很誠心的要做一個好太太服事老公呢！

古仰哲：那…這樣吧，(在後頭的書櫃抽出一本食譜，邊翻邊點)這個…這個…

陳虹諭：等一下，我記一下(拿筆寫在手上)，還有這個是不是…

古仰哲：虹諭，你…

陳虹諭：嗯！這不就是你愛吃的嗎？

古仰哲：(聲音發抖)是…是…

陳虹諭：想喝什麼樣的飲料？

古仰哲：我最怕申論題啦！給我選擇題！

陳虹諭：(嬌聲)才不呢！我要以老公的意見為意見！

古仰哲：那就…果汁好了！

陳虹諭：(記下)果…汁，什麼口味的？

古仰哲：虹諭…這…

陳虹諭：什麼？

古仰哲：紅蘿蔔汁！

陳虹諭：(笑)結婚了這麼多年從來不知道你喜歡喝這種果汁，以後真該多聽聽你的意見，多多認識你。

古仰哲：啊！！

陳虹諭：這樣才知道該怎麼體貼你啊，老公，對不對。

古仰哲：其實你以前都自己拿主意，也是很好啊。

陳虹諭：才不好呢！我有一個高中同學個性跟我一模一樣，什麼事都是自己決定，雖然管理的井井有條，可是他的老公終究是受不了她，上個禮拜他們就分居了，老公，我們就快要有孩子了，也要給孩子一個好榜樣是嗎？而且，我也希望有那種被你疼、被你憐愛的感覺…嗯…

古仰哲：是這樣，那我知道了，如果你希望這樣，我盡量就是了。

陳虹諭：不要說的那麼勉強嘛！我知道你的心裡頭一定很樂，我以前實在是對你太兇了，我一定會好好補償你的。

古仰哲：隨意啦隨意啦，不要太認真！

陳虹諭：你又來了！

古仰哲：我的意思是說…自然就好…我很開心…真的！

陳虹諭：(親一下古仰哲)那我要出去了，在家裡要乖乖喔！

古仰哲：再見！

陳虹諭：(正出門，遇見張從得)啊！張經理，您來了！

張從得：出去買菜啊！

陳虹諭：對啊！您坐一會兒，我就回來。(下)

張從得：(看坐在書桌邊發呆的古仰哲)仰哲，你怎麼看起來一副中風的樣子！

古仰哲：雖不中，亦不遠矣！(看看張從得)請坐！

張從得：你還好吧！

古仰哲：(搖搖盪盪的走到沙發，躺下)學長！我受不了了！

張從得：(暗暗奸笑，鎮定)其實你也不要太在乎凡夫俗子的評價…

古仰哲：我不是說劇本的事啦！

張從得：除了這件事之外，我實在是想不出有什麼值得煩惱的，你什麼都有了啊，難道像虹諭這麼好的女孩子你還要嫌她啊！若真是這樣你可真是禽獸喔！哈哈哈哈哈！

古仰哲：(坐起)學長，我真的變成禽獸了！

張從得：不會吧，真的被矇我對了，怎麼，你們吵架了。

古仰哲：你看我敢跟她吵架嗎？

張從得：你嫌她對你太兇，這一點我也是說過她了，叫她對你溫和一點，她不聽，你看吧！她永遠搞不清楚，誰才是一家之主！

古仰哲：誰？

張從得：你啊！男人啊！！

古仰哲：(掩面哀嚎)我快受不了！！

張從得：你…你怎麼了！放輕鬆，不要太緊張，說給學長聽。

古仰哲：這…怎麼開口呢？你來發問好了。

張從得：虹諭是不是做了什麼事讓你受不了？

古仰哲：也不是做了什麼事，嚴格的說起來是她的態度改變了。

張從得：變本加厲嗎？我真的很難想像！我會叫我老婆好好教教她怎麼樣當一個女人，你放心！我一定幫你。

古仰哲：不不不！情形剛好相反！

張從得：(故意愣了一下)對不起…如果我沒有聽錯的話，那不就表示…
虹諭她…變溫柔了？是不是？

古仰哲：(悲壯的點點頭)唉……

張從得：你神經病！這樣子你要謝天謝地囉，有什麼好不高興的？

古仰哲：你覺得好是對你而言，或是對大多數「大男人」而言，可是…
不怕在你的面前丟臉，這不適合我。

張從得：那你認為怎麼樣才適合你呢？

古仰哲：就像以前一樣，只在她的身邊，就覺得沒什麼事是大不了的，
只要聽她的話，就會覺得那就是對的，一切都好安全，好安定，
好受保護…只要虹諭一站在我的面前，我就像是一個幸福的僕
人一樣，以聽她的命令為最大的光榮，真的，你聽過一首歌叫
做「在那遙遠的地方」嗎？

張從得：怎麼樣？

古仰哲：聽過嗎？

張從得：聽過！

古仰哲：(哼歌)「我願像一隻小羊，跟在她身旁，讓她用那細細的皮鞭，不斷輕輕的打在我身上。」就像是這樣！

張從得：愛情真的是有很多形式！

古仰哲：可是最近她變了，她變得不再有主見，家裡無論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都要跟我報備、要我決定，我還真的得決定，不然就好像會傷害到她似的。

張從得：你為什麼這麼怕做決定？

古仰哲：(想一想)就是這樣，我也不知道。

張從得：會不會跟你的童年記憶有關？

古仰哲：不要！

張從得：不要什麼？來！這很重要喔！

古仰哲：不要提它，太痛苦了…學長，不要逼我去想它！

張從得：(抱住他、安撫他)好，別激動，我是學長啊。

古仰哲：我…是不是不正常。

張從得：嚴格的說來，沒有一個人是正常的。

古仰哲：(笑)你在安慰我。

張從得：(笑)就算是吧，不過仰哲啊！我要給你一個忠告。

古仰哲：學長請說。

張從得：你需要安全感，虹諭也需要安全感啊，她現在正學習以一個傳統女人的方式來愛老公，同時也像一個傳統女人一樣，希望有老公的保護與主張，這一點是你能感同身受的，不是嗎？

古仰哲：我好慚愧！

張從得：我覺得先解開你心中的那個謎底，是最重要的，他壓在潛意識

裡影響你太大了，這一點得靠你自己。

古仰哲：用什麼樣的辦法！

張從得：說出來！

古仰哲：可是…

張從得：勇敢一點，不然你不可能給虹諭幸福的，不！你不適合婚姻！

古仰哲：好！我說…那一天，我還是國中一年級學生，和兩位鄰居哥哥偷偷的開其中一人的爸爸的車出去玩，我們開到郊外去，事情就發生在那天下午，天色突然轉陰，然後下了一場大雷雨，雨下的非常的大，一直到下午六點，也沒有轉弱，我們非得回去不可了，父母會擔心的，尤其我媽媽，被她知道，我的腿一定會被打斷…我好害怕…

張從得：然後呢？發生了什麼事？

古仰哲：他們說，一定要等雨停，回去才安全，可是我堅持要回去，媽媽的藤條比起天氣要可怕多了，當時的我真是無知啊？

張從得：他們因此冒著雷雨送你回去？

古仰哲：可是我在當晚並沒有回家，我們發生意外了，其實一開始他們也認為雨停後再走比較安全，是我硬要他們聽我的意思，才冒險的，我現在還記得車子落到河裡之後，其中一位哥哥把我從車窗中推了出來，可是你們自己卻來不及出來，我有想要救他們，可是門拉不開、拉不開，他們兩個人就淹死在車子裡頭了；我康復了之後，每次我說自己的意見，一不合別人的意，就有人罵我，說聽我話的人，都不得好死，有的人雖然嘴巴沒有說，心裡也一定是在想的，之後，我就很少說話了，一直到上了大

學，這就是我的故事。

張從得：跟你上一篇「邱警官探案」有一點像。

古仰哲：你說我的問題是不是很嚴重。

張從得：說出來之後有沒有好過一些。

古仰哲：好像有耶。

張從得：對了，我今天來是有一件事的。

古仰哲：收視率還是…

張從得：(點頭)啊…哈…。

古仰哲：我知道了。

張從得：你說知道了是什麼意思啊？

古仰哲：很奇怪，我最近的心情起伏比較大，邱警官的肝火也越來越不小了。

張從得：真的嗎？你不堅持了。

古仰哲：突然間好像沒有堅持或不堅持的問題了，一切都是這麼自然。

張從得：這是…好消息啊，拿來看看吧！

古仰哲：(從書桌上拿給張從得)拿去，你知道嗎？我越來越知道為什麼「暴力戰警」會這麼紅。

張從得：那是什麼原因呢？

古仰哲：就像是我一樣，

(鄭重其事)因為「不安」！！

張從得：所以呢？

古仰哲：尋求「解脫」！想起來，大家都病了！是不是！我以前滿足不了他們，是因為我還沒病，現在我病了，應該是可以餵飽他們了

吧。(冷笑)

張從得：(坐立不安)還是慢慢來比較好。

古仰哲：(大笑)當然，當然。我的演技還不錯吧，看你嚇的。

張從得：(苦笑)對啊！我居然把你輔導成一隻怪物了。(細聲)我在幹什麼？(燈暗)

第四場

(燈亮時，上舞臺躺著一具女人的屍體，穿著睡衣，膝蓋呈不自然的九十度彎曲，張經理跟他的職員正坐在沙發上，邱警官身穿黑色夾克，牛仔褲，正在現場來回踱步。)

邱警官：目前我的部下大致已經蒐證結束了，大約再半個小時左右就會把屍體帶走。

張經理：為了內人的事讓你們奔波，辛苦各位了。

邱警官：這是我的工作，沒什麼辛不辛苦的，不過在我走之前，有幾個問題想要請教你們。

張經理：(微笑)有問題嗎？

邱警官：我要寫報告的呀。

張經理：那我一定配合。

邱警官：如果我的問題有什麼不禮貌的地方…就請多多包涵？

職員：連我也要留下來嗎？

邱警官：當然！我想你會是很重要的。

張經理：我的這位屬下比較容易緊張，尤其碰到這種不愉快的事件。

邱警官：任誰第一次碰都會的，張經理也是第一次碰到的嗎？

張經理：你這個問題的意思是…

邱警官：你的太太死了，你卻一點感覺都沒有的樣子。

張經理：老實說，我和我太太的感情非常不好，幾乎可以說是惡劣，前幾次她也自殺了好多次，說穿了就是要報復我。

邱警官：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張經理：因為我外遇了，和我的祕書。

邱警官：你可真誠實。

張經理：配合警方是市民的義務嘛！

邱警官：她以前自殺都獲救嗎？

張經理：每一次都大肆嚷嚷，叫了一大堆人，能不獲救嗎？

邱警官：她的目的就是要注意，打擊你的名譽吧。

張經理：所以，說真的，我還真希望她哪一次真的成功了，對我而言才可以鬆一口氣。

邱警官：張經理啊，從你這樣的說法，你有沒有可能想過要殺她。

張經理：每天都在想，如果她不是今天死了，說不定有哪一天真的是我殺了她，她自殺成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邱警官：張經理啊，結論不要下的太早喔！

張經理：你有何高見？難不成是他殺？這不可能？

邱警官：其實我也是根據你剛剛告訴我的話來進行推論的，你說尊夫人每次自殺都大肆嚷嚷，可是這一次卻只有打電話警告你。

張經理：我覺得她這一次不一樣，經過前幾次的自殺之後，已經沒什麼人理她了。

邱警官：你的意思是她這一次是玩具的，要以死來徹底瓦解你的名譽。

張經理：我是這麼想的。

邱警官：可是你不覺得聲音太小嗎？

張經理：什麼聲音？

邱警官：如果她的目的是要打擊你，總是要公諸你的罪行吧，從她前幾次的表現，應該會有她的固定行為模式，就算沒人要理她，她還是應該會找幾個人將事情交代清楚，再慎重的了結生命，就算真的沒有一個人要聽她說，最少也要留個遺書什麼的，可以大大的打擊你，可是就我們所知，她沒有留下任何遺書，這點很難解釋吧。

張經理：有沒有可能是臨時起意的呢？她最近的情緒很不穩定…

邱警官：不可能！

張經理：為什麼？

邱警官：因為自殺的方式！

職員：我可不可以不要聽，好可怕。

邱警官：等一下問完就讓你走；（對張經理）如果她是割腕或是上吊，那還解釋的通，可是她是喝下劇毒，也就是氰酸鉀，這一點不用化驗也可以看的出來，因為她的臉色紅潤，並且在毒藥瓶上可以聞到淡淡的杏仁香味，這就是氰酸鉀的特徵，一但喝下，就是立刻死亡，如果她是自殺，可就是有必死的決心，不像平常一樣只是作戲，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這種藥物不易取得，如果不是事先計畫，她哪兒可以臨時弄來這樣的藥物？

張經理：說不定她以前就買了，為了要威脅我。

邱警官：但不可能用到這種立即致命的毒藥，你自己說過，她以前都只是作戲，沒有這種決心，也不會冒這種險！

張經理：你的意思是，我老婆是被殺的囉？

邱警官：你的看法呢？

張經理：我覺得你在懷疑我。

邱警官：你自己說你有動機的。

職員：經理不可能殺人的。

邱警官：我幾乎忘了你的存在，說吧，為什麼不可能。

職員：因為一整個下午，我都跟經理在一起。

邱警官：一直在一起。

職員：因為經理一直在職員辦公室，跟所有人在一起。

邱警官：他平常也是常常到職員辦公室嗎？

職員：並不太常，像今天這麼長時間的相處還是第一次。

張經理：因為有特別的政策要和職員交換意見。

邱警官：這樣子啊…後來呢？

職員：經理太太就在四點的時候打電話來找經理，說要自殺，經理就很緊張，就要我跟他一起回去救人。

邱警官：電話是張經理自己接的嗎？

職員：是啊！

邱警官：可是經理太太怎能知道張經理在職員辦公室？

張經理：前一天我有跟她提到。

邱警官：你們的感情這麼差，怎麼還會提到公司瑣事？

張經理：這你有所不知，就算我們的感情再差，她還是會常常電話查勤，

她就是這麼囉嗦。

邱警官：那…後來呢？

職員：到了經理家之後，發現門從裡面上鎖了，進不去！

邱警官：張經理沒有鑰匙嗎？

張經理：有啊！可是她是用門栓從裡頭鎖上的，根本打不開。

職員：所以我就和經理一起把門撞開，然後就發現經理太太的屍體。
經理看到，說她喝下毒藥了，我看到太太還在發抖，然後就不動了，經理就叫我通知警察，帶他們過來。

張經理：房子裡頭只有她一個人，沒有別人了。我是清白的。

邱警官：最後一個問題，當你進來的時候，屍體的姿勢是這樣子的嗎？

職員：什麼？

邱警官：膝蓋是像這樣彎曲九十度嗎？

職員：好…像，好像沒有！

邱警官：謝謝你，可以幫我一個忙嗎？

職員：請說！

邱警官：請帶張經理的祕書過來好嗎？

張經理：帶他過來做什麼？

邱警官：有些問題要問問她。

張經理：難道還有什麼問題嗎？

邱警官：(低沈)問題才多呢！(對職員)快去吧！(職員下)

張經理：這不關她的事！

邱警官：你今天的行為有太多勉強的地方，有許多地方似乎都在刻意製造「不在場證明」

張經理：你沒有證據這樣子說。

邱警官：你太太四點的時候打電話給你是不是！

張經理：是！

邱警官：那就沒錯了！

張經理：什麼沒錯？

邱警官：先回答我的問題，你太太平常用什麼樣的香水。

張經理：這有什麼關係？

邱警官：你越來越不合作了喔，說！

張經理：她從不擦香水的，所以才這麼沒有女人味！

邱警官：借一下電話(拿起書桌上的電話，但只按下一個鈕)喂！我是刑事組邱警官，不要緊張，沒什麼事！(掛)就剩下你的小情人了。

張經理：真想不通你要做什麼？

邱警官：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情 婦：(上)這裡是怎麼回事(看到屍體)啊！她她她…

邱警官：這就是我請你來的原因，請坐。

情 婦：張，怎麼回事。

張經理：看他了。

邱警官：陳祕書是嗎，我有一個問題要請教你，今天下午四點，你在哪裡？

情 婦：我在醫院看病。

邱警官：你生病了！

情 婦：身體有點不舒服。醫生的醫生可以證明。

邱警官：哪一家醫院？

情 婦：林婦產科。

邱警官：原來如此，我知道了。

張經理：她是懷了我的孩子，可是這和這件事有關嗎？

邱警官：如果我記的沒錯，林婦產科就在附近吧！

情 婦：你是什麼意思？

邱警官：我的意思是，這個案子已經真相大白了，犯人就是你們兩位！

張經理：你在胡說八道些什麼，我要告你毀謗！

邱警官：你還好意思說，你自己去試試看電話，按一下重撥鍵，我剛剛已經試過了，這電話的最後一通不是你的公司，而是證券交易所，你說說看，一個才跟丈夫說要自殺的女人，而且是玩真的的女人，還會有心情關心股票的漲跌嗎？這時候你會說，她可能是在別的地方打的，很抱歉，她穿的可是睡衣喔，有可能到外頭打個電話，然後再趕回來，換上睡衣，弄亂頭髮，然後自殺嗎？依我看，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你在公司接到的那通電話根本就不是尊夫人打來的，而是你的同謀，也就是你身邊的這位美麗的小姐打的！

張經理：你…有什麼證據？

邱警官：其實她還是可以用這具電話打到公司給你，可是陳祕書為了不在場證明，必須到別處讓別人看到，一時是趕不回來的，接下來就是重頭戲了，你為了讓死者看起來像是自殺，發明了一個密室殺人的計謀，你或者陳祕書，我不知道你們其中的哪一個先用毒藥毒死死者，然後，陳小姐穿上死者的衣服，裝成死者，並將門栓栓上，等張經理和職員破門而入時，便四肢抽動，好

像才剛喝下毒藥，當張經理支開職員之後，她就儘速的將衣服套回死者的身上，然後離開……

張經理：這都是你憑空想像……(情婦哭了)別哭！

邱警官：證據就在死者膝蓋的彎曲度，一個喝下毒藥而倒地死亡的人不會是這樣的姿勢，除非是她死亡時是坐著的，屍體僵硬之後才被換姿勢，另外還有一個決定性的證據，那就是陳祕書的香水味！你聞聞死者的衣服，衣服上殘留的味道和陳祕書的香水味一模一樣呢！……你們，還有話說嗎？

情婦：(哭)怎麼辦！

張經理：我也不知道。

邱警官：你為了這次的殺人可真是煞費苦心了，可是就是想太多，才顯得刻意，想不到不到一個小時就被破案了吧！

張經理：(走到書桌，打開抽屜)你真的很厲害，可是你太自信了(拿出手槍指著邱警官)，一個人面對我們，不怕我殺了你嗎？

邱警官：你別做傻事！

張經理：(牽住情婦的手)是那女人逼我的，她要我傾家蕩產、還要我身敗名裂，我豁出去了……你運氣不好，怪就怪你太聰明了，沒錯，人是我殺的，怎麼樣，放了我們吧，不然我就殺了你，你不知道我的痛苦的。

邱警官：我很可憐你，我的部下很快就過來了。

張經理：打電話打他們不要過來。去打電話。

邱警官：(走過去，看看張經理)我很少拔槍的。(快速的拔槍並開火，張經理抱著肚子跪下)你以為警察的訓練是假的啊？

張經理：你…你…(握住情婦的手)我只能做到這樣了，我愛你，生下孩子…(情婦哭泣，張經理斷氣)

邱警官：(神情黯然，舉著槍擺著姿勢)正義得以伸張、法網終究不漏。
(燈暗)

第五場

(燈亮時，古仰哲正來回踱步，不時看著手錶，有人敲門，古仰哲去開門，張從得進來，兩人一起做到沙發上)

張從得：虹諭的狀況怎樣？

古仰哲：還蠻順利的。

張從得：沒想到會早一個月。

古仰哲：我也沒想到，有太多事是我沒想到的。

張從得：(心虛)你是指…

古仰哲：(不懷好意的)當然是指劇本啊！沒想到邱警官開的那一槍，居然提昇了五個百分點。

張從得：(故作輕鬆)所以我說嘛，現代觀眾的品味就是這樣，他們喜歡看到壞人被就地正法。

古仰哲：那真的叫做正義嗎？

張從得：「正義」有時候只是一種態度，是一個支持報復行為的合理解釋。其實一個再壞的人，對他所殺的人，都會從一些角度來看他是壞的，使他所作的暴行，有替天行道的成份。

古仰哲：我寫到這一段時也有莫名的振奮感。

張從得：是吧！你還說大家都病了，其實看到死亡，尤其是合理的死亡都會讓人有紓解壓力的感覺，這個理論在希臘時代就有了，亞里斯多德的《詩學》就有提到，這是一種「淨化」和「發散」的效應。

古仰哲：（端一杯咖啡給張從得）幫你泡的。

張從得：謝謝！好香喔。

古仰哲：照你的說法，邱警官的執法是一個合理化的復仇行為囉！

張從得：話當然不能講的這麼明，但骨子裡是這樣子沒錯。

古仰哲：觀眾喜歡這樣？

張從得：人都喜歡看得到的正義。

古仰哲：你也喜歡？

張從得：對啊！

古仰哲：所以你可以理解我的行為？

張從得：什麼？

古仰哲：（陰陰的）我在你的咖啡裡下了毒！

張從得：（噴出）你…（兩人僵持良久）

古仰哲：（爆笑）你還當真！哈哈！那麼緊張，難道你真的做了什麼對不起我的事情，怕我真的下毒害你。

張從得：當…然沒有！

古仰哲：當然沒有，如果有的話，就不是這麼簡單了，畢竟我將所有的信任都投注在你身上，你對不起我，我會受不了的。

張從得：如果我的朋友這樣對我，我也會受不了。

古仰哲：那就是了嘛！（拿出一疊手稿）這是最新的「邱警官探案」，比上次那一集更火爆，保證又能提高十個百分點。

張從得：那我就拿回去了。（起身）

古仰哲：別急著走嘛！聊聊天嘛！（拉他坐下）

張從得：聊什麼？

古仰哲：談談我們的友情。

張從得：都是老朋友了…

古仰哲：你真的當我是你的朋友嗎？

張從得：最好的朋友，你看，我不是讓你成為電視臺的王牌編劇嗎？

古仰哲：這一點我真的要感謝你，你讓我的推理劇本搬上螢幕，可是，唉！在作品中我這麼聰明，可是在現實世界之中我卻什麼都不敢看透，一直到實情逼到眼前才不得不看。（沈默）

張從得：你累了，該休息了！

古仰哲：我還不能休息，我還有話要對你說。

張從得：不能改天說嗎？

古仰哲：（暴怒）就是今天！今天！

張從得：仰哲，你怎麼了！

古仰哲：這個問題該問你自己吧！我早就懷疑了，今天總算是弄清楚
了，你這個王八蛋！

張從得：我還在猜你還要玩我多久，既然你自己先沉不住氣，自己先攤牌，那倒好，大家擺明的談。

古仰哲：孩子的血型是 A 型的，跟你的血型一樣。

張從得：對！

古仰哲：那麼你…

張從得：你不要再那樣慢慢的問，我沒時間，那孩子是我的。

古仰哲：你認了？

張從得：那又怎麼樣？你以為像你的小說一樣，可以在過程中展現你的聰明嗎？這樣的成就感太假了吧！

古仰哲：（站起來）可惡！

張從得：想殺我是不是？你也是這麼暴力嘛！為了你的正義嗎？？

古仰哲：（軟弱）真相難道真的是這麼無力嗎？（坐下）

張從得：想開一點，時代不一樣了，對與錯的距離很難說了，虹諭是你的太太，可是你又給她多少的安全感，反倒是你一直的依賴著她，你就對了嗎？

古仰哲：她大可和我講明…

張從得：她怕你受傷害…你要搞清楚，她愛我，不表示她就不愛你，你的思想怎麼還是這麼二分法，這麼單純！傻瓜！

古仰哲：她還愛我！

張從得：你這麼靠不住卻還不跟你分手，你還看不出來嗎？推理名家！

古仰哲：我不知道，心裡頭亂遭遭的！

張從得：我跟你實話實說，你只是不敢面對事實而已，因為你沒有制裁的力量，你怕知道真相之後，自己卻什麼都不能做，更凸顯自己的無能，你最怕知道的，就是這個，自己的無能，我說的沒錯吧。

古仰哲：我不知道！

張從得：不！你知道！我看的出來，在你的劇本中，你已經藉著邱警官

將我和虹諭給審判了，你還殺了我呢！

古仰哲：(咬牙)對！

張從得：可是你告訴自己，不能揭露真相，因為在你的生命中，唯一可以肯定你的價值的，就是我和虹諭，你就是處在這樣子的矛盾之中，你一旦失去我們，你就什麼都沒有了！

古仰哲：我真是可憐。

張從得：你真是我見過最沒志氣的男人，我不怕你，你自己想想看該怎麼做吧，懶得理你。(起身，下場)

古仰哲：(坐著發呆，此位置的燈光微暗，上舞臺燈光亮，邱警官身穿黑夾克，戴墨鏡，提著一個手提箱，慢動作的走出，有五個黑衣人也是慢動作的出現，和邱警官展開慢動作的槍戰，邱警官將五人一一擊斃，走到古仰哲身邊，坐下，燈亮)

邱警官：你看起來好沮喪。

古仰哲：你來做什麼？

邱警官：我想把槍還給你。

古仰哲：為什麼！

邱警官：這不是我！

古仰哲：現在的你也是我寫出來的。

邱警官：不是你寫的，是你的老闆和觀眾控制你寫的。

古仰哲：有什麼差別嗎？這樣還比較好，有能力執行正義！

邱警官：我不想跟你談什麼哲學問題，最先的我面對的是罪，而不是人，我執法的目的是要人知道自己錯了，使他能改過向善，而不是剝奪他們的性命，這也是你的理想，不是嗎？看看那些人(指倒

在地上的黑衣人)，我甚至不知道他們是誰？叫什麼名字？他們甚至連臉都沒有，他們的出現好像就是要死在這把槍下，這難道就是執行正義嗎？

古仰哲：可是我發現，我越是使用暴力方式，就越是覺得這樣的方式是對的，我知道這是因為我的不安，可是我是真的覺得沒什麼錯，我甚至還覺得很開心，很愉快！

邱警官：其實你之所以會喜歡，也是被那些人教出來的，他們告訴你這樣的方式是正常的，是必然的，所以你就依照這樣的程式走下去，以為自己和他們一樣，可是你回憶一下最先的自己，是這樣子嗎？真是這樣嗎？

古仰哲：我能做什麼呢？

邱警官：回到你原先對人的關懷吧！除了罪行之外，人人都有可憐的一面的，同情他們吧！

古仰哲：不可能了，我生命中最親密的兩個人都背叛我了。

邱警官：你自己夠了解嗎？

古仰哲：越來越了解了，你也看到了，剛剛真糗，我本來想對張從得裝狠的，可是沒辦法，他一回嘴，我就被他壓的死死的。

邱警官：你本來就不是那樣的人，再怎麼裝也是不會像的，看看我吧，槍拿的再久也是不順手的；不過事情還沒有絕望，虹諭還是愛你啊，想想她當初是為什麼嫁給你，你一定有最讓他心愛的地方，如果你真的愛虹諭，就努力贏回她心吧，為了愛她，原諒她，堅持自己…如果你真愛她的話！

古仰哲：我非常非常愛她。

邱警官：那你自己已經明白該怎麼做了！至於我呢…槍還給你。

古仰哲：觀眾不會喜歡的。

邱警官：可是你可以找回自己，總有一天，你可以以自己的風格來贏得觀眾的，當然，還是需要努力。

古仰哲：(看到手提箱)這是…

邱警官：幫我換上吧。

古仰哲：(微笑點頭)我知道了。(從皮箱之中拿出西裝、領帶、皮鞋、金邊眼鏡，幫邱警官一一換上，成為第二場中，第一次出現的紳士形象。)還是這樣子看起來順眼。

邱警官：我好高興穿回這套衣服，就維持這樣好不好？

古仰哲：那當然了，我的價值就在你身上。

邱警官：不用再說什麼「正義終於伸張、法網終究不漏」這樣的狗屁臺詞囉！

古仰哲：(笑)那是當然了！

邱警官：那真是太好了。

古仰哲：謝謝你為我解開心中的謎團！

邱警官：我做了什麼嗎？

古仰哲：可多了！最起碼，我知道我要面對些什麼？

邱警官：(走到上舞臺)其實自我並不難發覺，只看你有沒有勇氣而已。

古仰哲：這是真的！

邱警官：孫醫師的案子今天開庭，我要出庭為他解釋殺人動機，看能不能減輕刑責。(古仰哲擺出「請」的手勢，邱警官微笑的下場)

古仰哲：(打電話)喂！請接 5210，虹諭，是我，仰哲，今天不要吃醫院

的伙食了，我下廚為你作…想聽故事啊！有！最新的推理故事…不發表的，只給你一個人聽…當然…還有我們的兒子…(親切)不要說了，我都知道了，虹諭，無論他是什麼血型，都是我們的孩子…我們一起好好疼他，(笑)老婆，不要哭，老公會心痛，等我，我一會兒就過去，到時候讓我看微笑的你，我愛你，…嗯，拜拜！(掛)(古仰哲從右舞臺出，一會兒又圍著圍兜出來，在書櫃那兒找食譜，找到一本，很高興的翻開，興奮的走出，莫札特的鋼琴音樂進，落幕。)